

实力派作家吴学华重磅推出
《后门》姊妹篇《背后》

荣誉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危机？

是谁一手遮天，制造了无比巨大的黑洞？

美丽而多情的女人，为何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自杀？

一步步的权力交锋，谁将笑到最后？

后门

原创长篇时政小说

新旧执政理念的终极对话

BEIHOU

吴学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毒

原创长篇时政小说
BEIHOU

吴学华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后/吴学华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81139 - 505 - 1

I. 背… II. 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3370 号

背 后

BEI HOU

吴学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18. 5

开 本: 170 毫米 × 250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505 - 1/I · 055

定 价: 30. 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对你那病有帮助。离婚的事情，你想都别想！”

第六章 ⑥7

邓琴没想到父亲人在医院里，消息却那么灵通。她在省财政办公室上班，今天上午才知道省委几个领导昨天下去的消息。她着急起来，说：“爸，现在怎么办呢？早就知道南水是一滩浑水，你就不该答应让他下去！”

第七章 ⑧2

林小萍特讨厌他最后甩下的一句，别给他丢脸，他还真把自己当成是他的女人了。和这些男人逢场作戏，也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第八章 ⑨5

她并不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全都被隐藏在对面的那盆吊兰里的摄像头，清晰地录了下来。

第九章 ⑩6

吴永平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仔细一看，竟是一张金额为 100 万元的现金支票和一颗黄澄澄的子弹。

第十章 ⑪2

虽然赵卫国已经是省人大副主任，但他那么叫，一来显示亲热，二来显示出赵卫国在他心里的位置，三来似乎在告诉吴永平，他和赵卫国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第十一章 ⑫

孟楚庭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他要耐心地等，耐心地看，看着吴永平狼狈不堪地离开南水市。

第十二章 ⑬5

马利伟和莫怀山被“双规”后，两人都保持了沉默，面对审查人员的讯问，他们一言不发，但是这种沉默究竟能够保持多久呢？

第十三章 168



第二十章 ㉔

吴永平愣愣地站在那里，目光有些痴呆地望着倒在血泊中的刘瑶。他实在想不到，在最紧要的关头，她居然用身体挡住了射向他的子弹。

后记 ㉕

背
后

原创长篇时代小说



第一章

王昌盛撞车后没几天，省纪委

收到两笔数额达200万元的匿名款，

汇款人在附言中只填了六个字：南

水黑洞巨大。

南水市坐落在长江边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道路四通八达，市郊的经济开发区进驻了多家名牌企业，雄厚的财政收入成为整座城市现代化建设坚实的后盾。除了一些名胜古迹外，其现代化建设的规模与设计，无不显示出这座城市的主体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的行事作风与思想。

前任市委书记赵卫国在工作总结报告上多次提到：毫不夸张地说，南水已经成为一座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

此时，001号奥迪车飞驰在南水市中心的主干道上，新上任没多久的市委书记吴永平，无心欣赏车窗外这座新崛起的现代化大都市的景色，他陷入沉思之中。

10分钟前，他在主持召开关于如何进一步查清南水市国家重点企业——南水丝绸厂腐败问题的会议时，突然接到了南水跨江大桥倒塌的消息。他当即中止会议，驱车亲自前往现场。

市委办公室主任程春爱 and 秘书长方志林坐在车的后排，望着铁青着脸的吴永平，两人相互看了看，都没有说话，各自怀着心事。

跨江大桥是2006年6月24日竣工通车的。大桥是前任市委书记赵卫国的骄傲。他大胆采用民间集资的方式，修建了这座全长达5000多米的斜拉式大桥，开创了民间集资修建大型桥梁的先例，为他改革先锋的光辉形象增添了传奇色彩。

现在，这座作为南水市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标志的桥梁垮了。赵卫国会怎么想呢？南水市人民会怎么想呢？省里的领导会怎么想呢？

半年前，身为省委秘书一处处长的吴永平调任南水市市委书记。记得他上任时，省委书记张明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永平，难为你了！”

他当时没弄清楚张明华这句话的意思，直到他正式上任之后，才逐渐明白过来。当前流行一个顺口溜：一等秘书跟着跑，二等秘书凑热闹，三等秘书搞外调，四等秘书写报告。如此说来，他从一个跟着领导到处跑的一等秘书变成了三等秘书。但外调有外调的好处，没必要整天看着领导的脸色、揣摸着领导的心思去行事。

不过外调的秘书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跟在领导身边的日子久了，深得领导的器重，领导觉得应该好好提拔一下，也不枉跟了这么

第一章

早亦亚白村当税书过久多在 且 个並通税书工列税书从以 行

腐败案查清，国家拨款十几个亿扶持的重点企业，引进那么多“先进”的设备，几年内居然没有生产出一匹丝绸来，这不仅仅是南水市的耻辱，也是全省人民的耻辱。电话里，吴永平向张明华保证，如果南水丝绸厂的腐败案不彻底查清，他甘愿接受处分。

吴永平知道，在他没有下来之前，省里就几次派人下来调查，可查来查去，什么问题都没有。

南水丝绸厂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国家大型企业，有职工8000多人，80年代曾火过一阵子，人家都认定那是铁饭碗，待遇好、福利高，很多人都是托关系进去的。从90年代开始，受改革经济浪潮的冲击，企业越来越不景气了，2001年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且不说拖欠职工的工资，仅外债就达20个亿以上，而企业的总资产，也不过是10亿左右。

原先丝绸厂是省直属企业，90年代中期划归市里管辖，市里针对丝绸厂的现状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化改革，可越改革问题越多。本来企业宣布破产也就罢了，可是牵扯的问题太多，也太杂。

2003年，赵卫国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为了近万名职工的生计问题，暂时停止破产申请，尽量挽救该厂。市里打报告申请财政拨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来一次彻底的大改革、大换血。两三年下来，厂房新建了不少，机器设备也买来了，可就是开不了工，仔细一查，原来这些所谓的“先进”设备，都是国外淘汰的设备，根本无法运转。等于花了大价钱买来一堆废铁。而那家负责联系该业务的外贸公司已人去楼空了。

这宗腐败案子发生后，厂里的职工到处上访，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省里几次派专案组下来调查，可相关的人不是自杀就是逃匿，根本无从查起，几次三番也就搁置下来了。

话说出去容易，事情做起来难。原南水丝绸厂的厂长许国泰负案在逃，厂里负责该事务的副厂长事后服毒自杀，书记廖雄严被抓的当天晚上畏罪自杀，虽说有几个科长在押，可审来审去竟审不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吴永平刚到南水市上任没多久，各方面的人事关系都不太熟悉，工作很难展开。

在他没有来之前，市里的几个头面人物都在争这个位子，暗地里使了不少的劲，可到头来，却凭空掉下一个外人。但是有小道消息传出，他是来过渡的，长则一年，短则半年，就要拍拍屁股走人。

几个月前市委市政府开了一个加强廉政建设的会议，全市局级以上干部全部参加。在会上，他首先用《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做了个开场白：“《好了歌》中提到，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



对于他这位新书记的指示，没有人敢不“贯彻”下去，可就算再贯彻，仍是那个样子，一点都没有改变。

他憋着一肚子的火，心知那些人大多是赵卫国一手提拔的，似乎不把他这个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放在眼里。

按照老百姓顺口溜中的官场言论准则：对上级甜言蜜语，对舆论豪言壮语，对外宾花言巧语，对群众谎言假语，对同事流言飞语，对下属狂言恶语。

可是现在，那些人对他这个上级，居然不言不语，阳奉阴违。心想反正你也干不了多久，自古法不责众，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我在这期间只要不出问题，看你这个新市委书记能奈我何？

所以，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这桩大腐败案，而是自己在南水市的威信。只要有了威信，工作才能顺利开展。然而，一个人的威信并不是那么容易树立的，他觉得有必要整一整。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确实要好好烧一烧。

一番纪律整顿之后，撤掉了几个人浮于事的局长，情况大为好转。但是，市委市政府不断有小道消息传出来，说什么，一朝皇帝一朝臣，吴书记是秘书出身，整人的手段拈手即来，不听话就整你……

而他也得了一个“整人书记”的外号。

王昌盛出事后，省里从外地调来一个叫朱永林的人任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朱永林上任后，接连查处了几个腐败干部。这样一来，市里各部门的工作作风好多了。

吴永平紧绷着脸，脑子里一片混乱。伤亡人数的准确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事故是由一艘运沙船失去控制后在主桥墩上撞了一下，沙船损坏并不严重，但主桥墩却当即坍塌。受其影响，桥面顿时变形，陆续发生坍塌，当时正值上班的高峰，桥上有许多车辆，很多人还来不及反应，已经落入河中。

“快，快！”吴永平催促着司机，然后转过头来对程春爱说：“程主任，其他部门的人都通知了吗？”

“吴书记，都通知了。市政府安全办、市公安局、市建委、武警、消防、市里几家医院都紧急出动了。”程春爱满脸肃然地答道。

“要马上救人，马上救人。采取一切措施，动用一切力量，不惜代价，要把伤亡人数降到最少。”

奥迪车驶出主干道，向跨江大桥而去。这辆车是前任市委书记赵卫国的专车，赵卫国任省人大副主任后，这辆车便成了闲置物，吴永平当时执意不肯坐这辆车。后来张明华打电话来问及此事，他才不得

不使用了它。

20. 八年后，吕永平打到了鸭河大桥，同时击落了禁空和激光型。



平呢？

难道赵卫国的葫芦里，还卖着别人不知道的药？

“恐怕连上面都知道了。孟市长，这一下我们南水对上面可不好交代了。”吴永平痛心地说。

孟楚庭的心比吴永平还要沉重，跨江大桥的修建是在吴永平还未来南水之前经市委常委数次开会审议决定的。大桥的倒塌，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南水市是改革开放的典型。在赵卫国任市委书记时期，最喜欢做的两件事就是开工奠基和竣工剪彩。在无数的开工典礼和竣工剪彩中，造就了南水的辉煌，也造就了赵卫国的光辉形象，南水市的巨大变化使赵卫国成了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

南水，这个处处闪烁着辉煌的畸形怪物，似乎是专门留给吴永平的。

南水市的确存在很多问题，2000年以来，就开始出现财政赤字，露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赵卫国和孟楚庭倒要看看，吴永平有什么本事收拾这个烂摊子。谁知吴永平大胆行事，着重整顿干部纪律，在撤掉几个人浮于事的局长后，首先拿南水丝绸厂开刀，打响反腐倡廉的第一炮。

南水的改革成果受到了质疑，赵卫国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改革就必然出现腐败吗？腐败就能否定改革吗？

现在，作为改革硕果的跨江大桥告别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是否也是对昨天辉煌的否定呢？

孟楚庭在痛苦的思索着，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他望着站在不远处的吴永平，从那张铁青的脸上，隐隐地感觉到了一种危机。

几个小时后，在市委会议室紧急召开了跨江大桥事故处理会议。事故现场的后续救援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吴永平望了望都已到齐的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抑制着心中的沉痛，缓缓地说：“请同志们记住今天，5月12日，这个黑色的日子，让我们为那些惨遭不幸的死者默哀。”

吴永平首先起身，市长孟楚庭、常务副市长雷新明、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朱永林及其他到会的人都直立默哀。

哀毕，吴永平示意大家坐下，接着说：“跨江大桥的倒塌，是一桩严重的工程质量事故，我们市委对这次惨重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死了那么多人，直接经济损失上亿，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



且就垮在我主持工作的期间，我没有责任吗？我要向省里检讨，并请求省里给我处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就算把我吴永平撤了职，坐了牢，能抵得上40多条人命吗？”

散会后，吴永平把朱永林留在了自己的办公室，孟楚庭则负责去做善后工作。市质检部门也派人去大桥上提取样品，并在第一时间送来了报告，报告上说相关的检验皆为合格。合格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故？这其中的猫腻，只怕连傻瓜都瞒不过去。吴永平决定要朱永林暗中调查，一定要找到有力的证据。

程春爱端来了两杯茶，本想向吴永平说些什么，见朱永林在，猜他们必定有话要谈，只好退了出去。

见程春爱出了办公室，吴永平才开口说：“朱书记，你调来已有几个月了，接替王书记的工作也干得很出色，也查出几宗案子，惩治了几个党内的蛀虫，可能你也领教了南水市的工作难度，形势不容乐观啊！在这次事故调查上，你不要被任何势力左右，一步一步地查下去，查到谁，处理谁，决不手软。这次，我也豁出去了，不把事情查清楚，决不罢休。还有南水丝绸厂的腐败案和王书记的车祸真相，都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朱永林严肃地说：“吴书记，请你放心，王书记给我树立了好榜样，哪怕就是变成了第二个王书记，我也在所不惜。可是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太多太杂，难度很大。”

吴永平拍了拍朱永林的肩膀：“都是意料之中的事，难度越大，就越要一查到底。你大胆的工作吧，王书记的悲剧不会在你身上重演，如果让你成为第二个王昌盛，我吴永平就是第三个。”

朱永林非常感动，紧紧地握了握吴永平的手，双眼湿润地走出了办公室。

吴永平看了眼手表，已经快5点钟了，想着还要去医院看望伤员，慰问家属，于是收拾起文件，准备离开办公室。程春爱再次走进了办公室，站在一旁，吴永平抬头问：“程主任，有什么事吗？”

程春爱小心翼翼地说：“吴书记，赵书记马上就要来南水了，跨江大桥也是他支持集资修建的，这是个敏感的问题，你应该知道如何对待的。”

吴永平心中不悦，说道：“程主任，你是不是觉得我刚才在会上的发言有点过火？”

程春爱的神色变得不自然起来：“吴书记，你这是说哪里的话，你刚才在会上的发言，充分体现了你的工作态度与高度的责任心，我只是觉得……”她支吾一下，鼓起勇气说：“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找一